

端午记趣：才燃几缕清明火 已观通衢榴花新

□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农历五月初五为中国民间端午节。“端”在古汉语有开头、初始之意，“端五”也就是“初五”。端午节有很多别称，比如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女儿节、浴兰节等，是传统上祈福辟邪、拜祭先贤、欢饮娱乐的季节性民俗节日。

一、端午节的起源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纪念伍子胥（前 559—前 484）。传说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为躲避楚王追杀逃亡吴国，帮助吴王阖闾（？—前 496）自立，后与孙武（约前 545—约前 470）共同伐楚，大败楚军。然而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吴王夫差（约前 528—前 473）信用奸佞，令伍子胥自杀，后投于江。尸体不但没有沉没，反而逆流而上。在吴越地区，每逢五月初五，人们便竞相驾舟于江，想要遇见未曾沉没的伍子胥，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纪念伍子胥的竞技活动。

第二种说法是纪念屈原（前 340—前 278）。此说自汉代以来更加流行。例如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有记载的文献是东汉应劭（约 151—约 203）辑录的《风俗通义》（汉唐时人多引作《风俗通》）。《风俗通义》的记载在唐代徐坚（659—729）所著《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第七”有引用，其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图 1）^①。其他包括南朝文学家吴均（469—520）的小说《续齐谐记》等，也是采用同样的说法。《初学记》亦引《续齐谐记》之文，云：“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②。从诗文而言，唐代文秀（生卒年不详）的《端午》诗写道：“节分端午自（有）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③。

《唐会要》卷二九“节日”条：“龙朔元年（661）五月五日，上（唐高宗）谓侍臣曰：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敬宗对曰：《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今俗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遗风。”^④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祠部新式第四”（S.6537v）也有：“五月五日，昔屈原投汨罗水死之日，楚人怀之，以此日作筒粽，以五色线缠，投水中，祭之穰（穰）厄。”（图 2）^⑤可见这种说法的流行。

^①[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四，明嘉靖十年（1531）杨讷九洲书屋刻本，叶 12a，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 02669。标点本内容同，中华书局，1962 年（2005 年重印），第 74 页。

^②[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四，明嘉靖十年（1531）杨讷九洲书屋刻本，叶 12a。标点本内容同，第 74 页。

^③[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二三，中华书局，1960 年，第 9824 页。

^④[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二九，中华书局，1955 年，第 542 页。

^⑤释文校录参见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第 493—494 页。



图 1 《初学记》，明嘉靖十年（1531）杨 九洲书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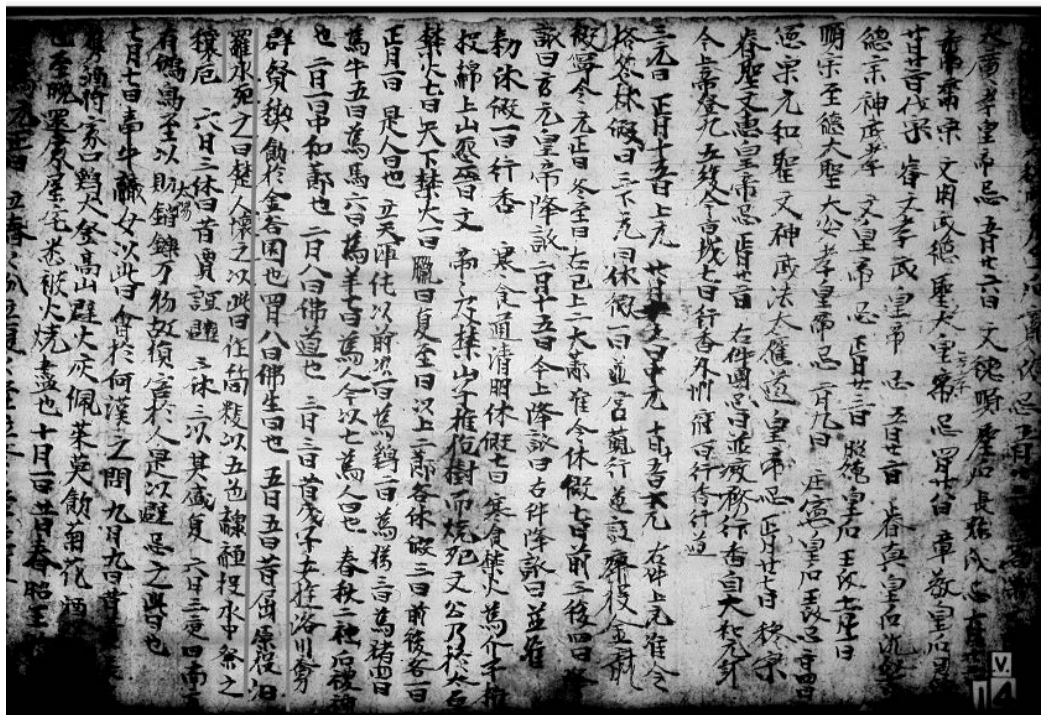


图 2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祠部新式第四”（S.6537v）

除了这两种纪念意义上的起源,当然还有说是纪念孝女曹娥(130—143)、苍梧太守陈临(约2世纪),等等。而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古越民族的龙图腾^①;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认为端午节的竞渡习俗起源于上古对五月防病驱邪的相关禁忌与活动^②;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则认为端午节源于上古五月夏至节俗^③。

延续到今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端午节起源说是纪念屈原。端午节的赛龙舟与吃粽子等活动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二、端午之名

最初,“端午”一词,指每个月的第五日。比如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八月五日生辰,曾以诞日设节,称“千秋节”。在群臣的表奏或文章中,就用端午来指五日。如张说(667—731)《开元大衍历》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献之”;宋璟(663—737)《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又云“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④。此说一直延续到宋朝。如南宋曹士冕(生卒年不详)《法帖谱系序》尾署“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⑤,就是说淳祐五年(1245)二月五日。

前文提到端午节与孝女曹娥纪念的关系,是因为《后汉书》所记载五月五日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曹娥之父曹盱“能弦歌,为巫祝”,他在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迎神时溺于江中,曹娥投江救父,事迹感人,因而后人以五月五日纪念曹娥的孝节^⑥。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认为“五日”应该是后人增衍^⑦。此说在汉邯郸淳(约132—221)撰、宋蔡卞(1048—1117)行书之《曹娥碑》文字所揭内容可以参正:“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图3)^⑧据碑文内容,曹娥之父是在纪念伍子胥时落水而亡,碑文原文是“伍君”,及“经五日抱父尸出”,并非“五月五日”。

唐代以前,也没有“端午”专指五月五日的记载,而只用“五月五日”称之。五月,人们以兰草汤沐浴清洁,《大戴礼记·夏小正》言“蓄兰,为沐浴也”(图4)^⑨。至南朝梁宗懔(502—565)《荆楚岁时记》将“五月五日”和浴兰节关联起来:“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⑩

^①闻一多:《端午考》,氏著:《神话与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03—220页。

^②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载王文宝、江小惠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3—229页。

^③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④[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八月端午条”,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3页。

^⑤[宋]曹士冕:《法帖谱系二卷》,百川学海本,明弘治十四年(1501)华理刻本,叶1b。索书号:13490。

^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孝女曹娥》,中华书局,1965年,第2794页。

^⑦[日]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载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页。

^⑧[宋]邯郸淳撰、[宋]蔡卞行书:《曹娥碑》,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各地1162。

^⑨[汉]戴德撰、[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十三卷》卷二,叶6b、7a,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0696。

^⑩按: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记载,“五月”和“五日”中间有文章插入,“五日”和“蓄兰”之间也有别的句子,认为原文与五月五日并无关系。[日]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载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第3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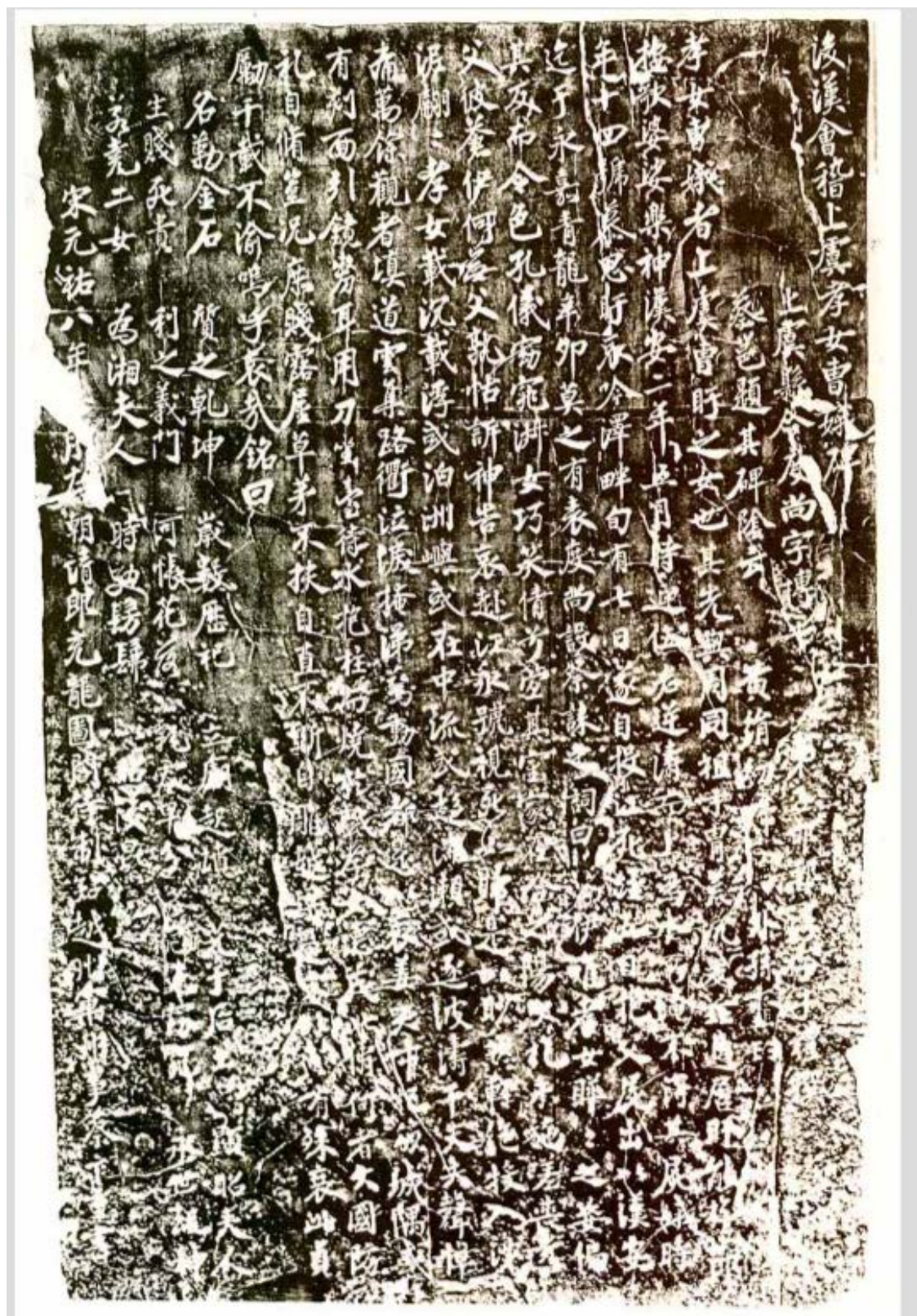


图3 《曹娥碑》（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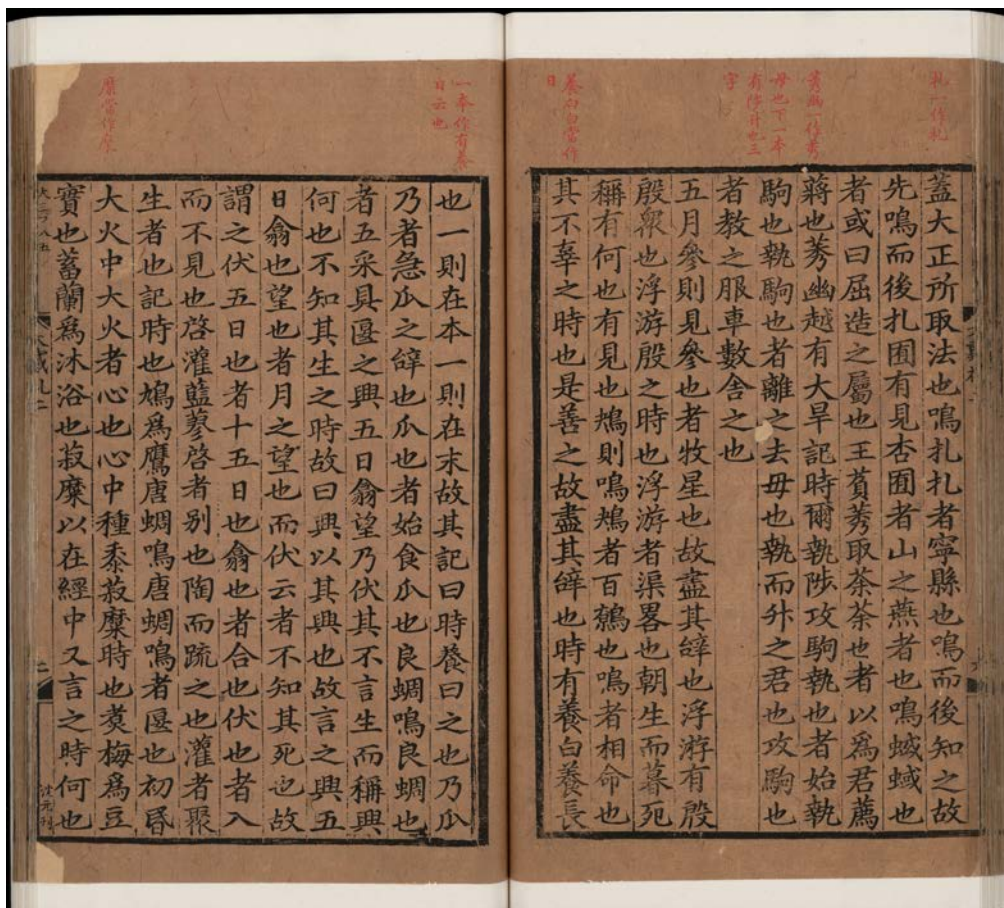


图4 《大戴礼记》元至正14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五月五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月日的数字来看，是特殊时间点的一个节日。宋乐史（930—1007）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广都县之“盘古祠”条，引三国时期徐整（生卒年不详）《三五历记》云：“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①。即“一”是开始，天地万物始于一，三生万物。五为一个整体，七日往复循环，九为数之极。在传统上，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是阳数，其所在的月日，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以《初学记》《新唐书》等材料所见，“端午”一词，应该是始自唐朝的开元时期。《初学记》作“仲夏端午、烹鹑角黍”，注云：“端，始也……谓五月五日也。”^②（图1）。正文出现“端午”之名，注文说明对应的日子。清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说，“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然则午五本通用”^③。端午是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午”与“五”同音，端与初同义，故五月初五，便称为端午（五），午时又为阳辰，因而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端午之前的日子，也有被称为“端一”“端二”等的，如北宋吕原明（生卒年不详）所著《岁时杂记》载：“京师……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④南宋吴仁杰（1178年进士）更进一步解释了“端午”就是五月的

^①[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1473页。

^②[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第七”条，明嘉靖十年（1531）杨讷九洲书屋刻本，叶11b、12a。

^③[清]赵翼：《陔余丛考》，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4页。

^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端五内“端一日”条所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3页。

午日，说明了端午与其他用数字称节日的相类情况。其《两汉刊误补遗》卷九云：“盖以五月如遇午日，为端午；如三月如遇巳日，为上巳耳。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犹谓之端午，如魏晋以来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谓之上巳也。二事正相类。”^①日本学者池田温注意到中国传统节日中月份与日期重复的特殊现象，比如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样的日子，他指出这四个重数节日几乎都出现在东汉末期而定性于三国时代，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以序数词记录日期的状况已经非常普及^②。所以重数节也可视为古代记日方式从干支走向序数的重要一环。

当人们用数字计时取代干支计时后，就用重五代替了重午。如宋韦骧（1033—1105）《端午雨饮伯英池馆》诗曰：“山城重午遭阴晦，谢氏池亭亦自堪。野色映来歌舞好，炎威消去酒觞甘。手中菖屑随杯泛，头上上榴花带雨。且尽主人留客兴，明年谁北复谁南”^③。宋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卷十一“重三”条云：“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④。宋陆游（1125—1210）《乙卯重五诗》云：“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⑤。南宋吴自牧（生卒年不详）《梦粱录》卷三云“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⑥。

除了作为重数节，端午节名称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俗的变化。前引《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已表明作为“蓄兰沐浴”的“浴兰节”，目的主要是清洁保健，以应对入夏后的蚊虫毒害。端午又名菖蒲节，即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辟邪，因之得名。宋杨万里（1127—1206）有诗云：“王家尘柄绿琼香，萱草偷来柄更长。藏却柿红樱扫子，菖蒲节里放风光”（图5）^⑦。宋代亦将端午称为“解粽节”，《岁时杂记》载：“京师人以端五日为解粽节，又解粽叶为献，以叶长者胜短者输。或赌博、或赌酒”^⑧。除此以外，也有解粽节的宴席。宋代陆游写道：“已过浣花天，行开解粽筵。店沽浮蜡酒，步屧载秧船。古俗交情久，丰年乐事偏。出波蓴菜滑，上市鲙鱼鲜。僧阁梅山麓，渔扉禹庙壖。丹青不可画，得句一欣然。”^⑨

^① [宋]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243页。

^② 池田温认为，重数节日体系的形成是在后汉末同一时期，稳定下来并得到普及是在三国时代。[日] 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第379—382页。

^③ [宋] 韦骧：《钱塘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 王楙：《野客丛书》，郑明、王义耀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⑤ [宋] 陆游：《乙卯重五诗》，载《剑南诗稿》卷三十二，钱仲联校点《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63页。

^⑥ [宋] 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⑦ [宋] 杨万里：《初夏即事十二解》之一，《诚斋集》卷四十一，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叶2b，国家图书馆藏书，索书号12196。

^⑧ 《岁时广记》卷二一端五“解粽叶”条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7页。

^⑨ [宋] 陆游：《初夏》，载《剑南诗稿》卷三十六，钱仲联校点《剑南诗稿校注》，第2321—23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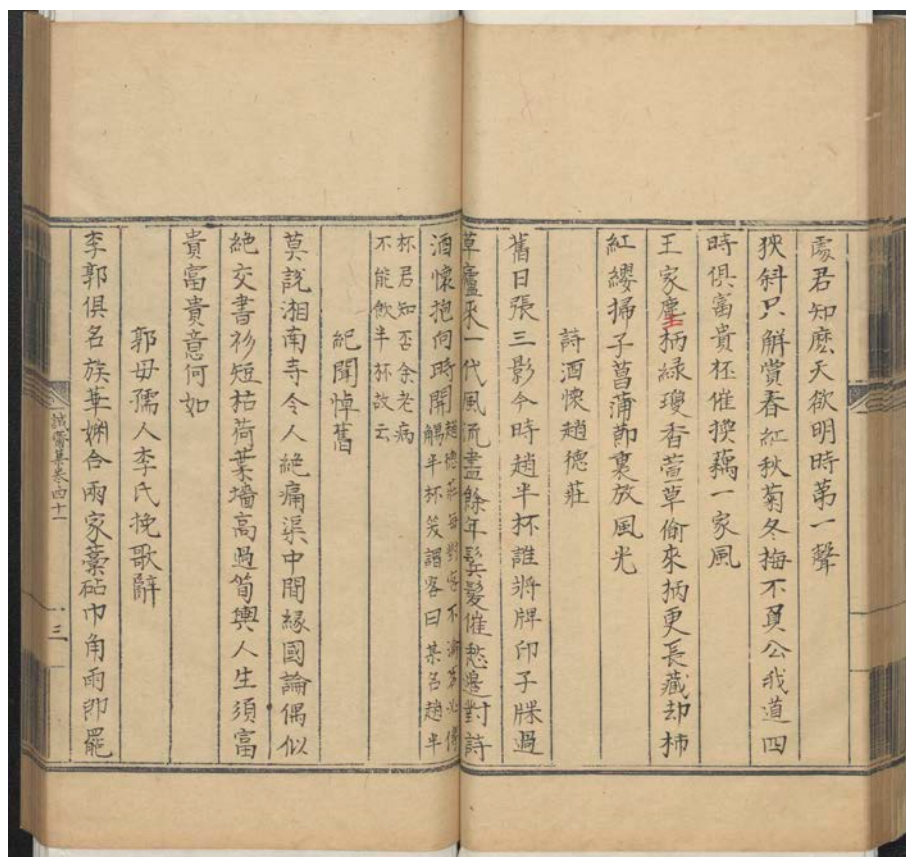


图5 《初夏即事十二解》之一，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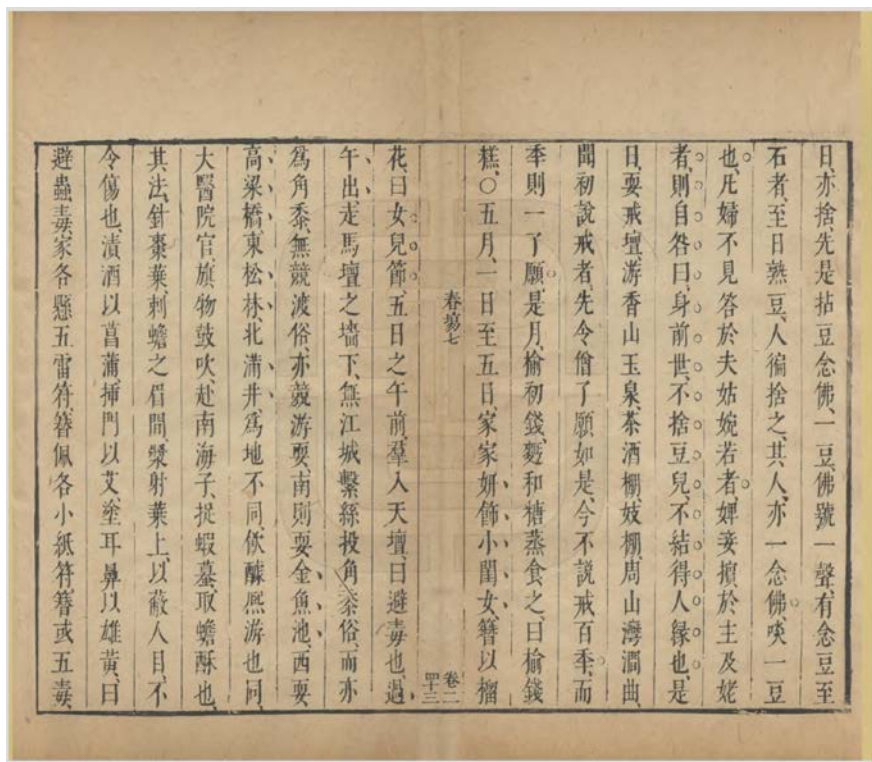


图6 《帝京景物略》，明崇祯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明代京城地区有给女儿戴石榴花的习俗，端午节又称“女儿节”。明刘侗（1593—1636）、于奕正（1597—1636）撰《帝京景物略》卷一载“五月一日至午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

榴花，曰女儿节”（图6）^①。端午节在京城也称为“五月节”或带有方言特色的“单五”。晚清文人富察敦崇（1855—1926）在《燕京岁时记》里写道：“京师谓端阳为五月节。初五日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每届端阳以前，府第朱门皆以粽子相馈贻，并副以樱桃、桑椹、荸荠、桃、杏及五毒饼、玫瑰饼等物。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樱桃、桑椹为正供。亦荐其时食之义。”^②从这段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晚清北京的端午习俗不仅有互赠粽子、樱桃等时鲜水果、还有相应的节令点心。这些都是在大同小异的食粽、采艾、缠五色丝、戴荷包与赛龙舟等各地习俗外，因名得趣的记载和见闻。

三、端午设假与消失的习俗

唐开元时代，已经将五月五日放假一日。《唐六典》卷二引开元假宁令，云“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并给休假一日”^③。宋代《天圣令》所附开元令，亦称“重五、三伏、七夕、九月朔授衣、重阳……给假一日”。并以小注补充说“若公务急速，并不在此限”^④。

既以设假，自然就有官民同乐的各种娱乐活动。宫中赐物，各地进奉，亦见于史籍。端午仲夏之际，赏赐当然也多是应时应季。比如，《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条”载，贞观十八年五月，唐太宗以飞白书题扇而赐臣下，谓“庶动清风，以增美德”^⑤，以习习清风纳凉且寓意清廉；民间则在端午前二日，便有了热热闹闹的扇市，“青黄赤白”“或绣成画，或缕金，或合色”的各色扇子也成为亲友互赠的应季礼物^⑥。

诸般赐物之中，赐时服比较有当季特色^⑦。《新唐书》卷一二六《李元纁传》载“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赐群臣席衣，特以紫服、金鱼锡元纁及萧嵩，群臣无与比”^⑧。李元纁（？—733）在开元十四年（726）为宰相，赐衣级别高于其他大臣。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马嵬驿兵变，此后不久，太子李亨（711—762）在灵武宣布即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来到凤翔。四月，杜甫（712—770）逃出长安，历经艰险抵达凤翔。杜甫见到肃宗时形容憔悴，自述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⑨。肃宗大为感动，拜杜甫为左拾遗。乾元元年（758）端午日，杜甫获赠夏衣。仲夏之际，改换夏衣，故此时百官皆获赠轻软精美的细葛衣。杜甫写下《端午日赐衣》一诗表达感激之情：“宫

^①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明崇祯刻本，叶42b、43a。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地750.11/11.78。

^②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③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第35页。

^④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订，中华书局，2006年，第322页。

^⑤ [宋]王溥等：《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55页。

^⑥ 《岁时广记》卷二十一端五“送鼓扇”条，引[宋]吕原明《岁时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5页。

^⑦ 《岁时广记》卷二十二端五“赐公服”条记录了“升朝官已上赐公服”的内容，根据官品配置有别，有辑杜甫之《端午日赐衣》诗；“赐时服”条则辑录了“文武诸军校在京者，端午赐衣服”，以及“端午赐时服”的相关内容，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49页。

^⑧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9页。

^⑨ 《述怀》，[唐]杜甫：《杜工部诗》卷三，台北中华书局，1991年，聚珍仿宋四部备要本，叶3a。

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白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①。衣上墨痕尚湿，肃宗亲笔题写臣子姓名，即写即赠，暑月里穿上这样的凉爽衣服，尺寸且又合适，故而不胜感激。赏赐的时服，根据官品高低、季节更迭而有区别，承载了独特的意涵。

例行给官员时服，唐朝有制度明文规定。《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职掌”条载：“凡遣使覆囚，则给时服一具，随四时而与之。若诸使经二季不还，则给以时服一副，每岁再给而止……凡时服称一具者，全给之；一副者，减给之。”注云“一具者，春、秋给袍一，绢汗衫一，头巾一，白练袴一、绢裤一、靴一量并毡；夏则以衫代袍，以单袴代夹袴，余依春、秋；冬则袍加绵一十两，袄子八两，袴六两。一副者，除袄子、汗衫、裤、头巾、靴，余同上。”^②从中可见，外出巡视的官员所得时服，从头到脚都包括在内的全套称“一具”；而“一副”则是减去部分衣物。根据季节的不同，也有薄厚区分以及冬衣加入丝绵的细节。宋代沿用赐服之制，《梦粱录》载“仲夏一日，赐禁中宰执以下公服罗衫”^③。

端午另一个消失了的习俗是“射柳”。射柳发源于古代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祭天活动。柳枝细小柔软，风吹而动，骑马射柳能反映出骑射技术的精良，因此是军中训练的重要项目。辽金时期，端午节都有射柳的活动。《金史》卷三十五《礼仪志》载拜天仪式，云：“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④对射柳的时间、地点以及方法都有描述。从中可知，射柳为上者，要射断柳枝，且射在挂掉树皮的白色部分；射中之后要在马上能捡起射断的柳枝。这对骑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节日期间，皇帝与百官同乐，也会根据臣子们的射柳表现而有所赏赐。如《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载大定三年（1163）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⑤

元明沿袭了端午射柳之戏。元初大将张弘范（1238—1280）有诗云：“年少将军耀武威，人如轻燕马如飞。黄金箭落星三点，白玉弓开月一围。箫鼓声中惊霹雳，绮罗筵上动光辉。回头笑煞无功子，羞对薰风脱锦衣。”^⑥。晚明时期沈德符（1578—1642）也对射柳有所记载：“永乐十一年五月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今京师端午节尚有射柳之戏，俱在天坛，俱勋戚，中贵居多。各边文武大帅，例亦举射，行

^①《端午日赐衣》，[唐]杜甫：《杜工部集》卷十，清康熙六年（1667）季氏静思堂刻本，叶15a，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982。

^②《唐六典》，第82页。《天圣令·仓库令》所附录的2条唐令，所记略详，可以与《唐六典》参看。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第286—287页。

^③《梦粱录》卷三“五月重午附”，第21页。

^④[元]脱脱：《金史》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826页。

^⑤《金史》卷六，第131页。

^⑥[元]张弘范《淮阳集·射柳》，见[清]顾嗣立（1665—1722）编：《元诗选二集》，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顾氏秀野草堂刻本，叶2b，哈佛燕京图书馆藏，T5237.6 3860(43)。

宴犒礼；至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①射柳活动延续到清初，清中叶以后逐渐消失。

射柳习俗从产生到沿袭，难度从高到低，在不同时代发生了变化。即射柳的应用场景从战场操练、以提升将士在战场拼杀的生存概率，到战事不再频繁后，逐渐演化成精英阶层强身健体的一种训练和展示的变化过程。到了清中期，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射柳这样激烈又较难的活动就日渐被其他有趣的大众娱乐活动所取代了。例如清朝过端午节，宫中会上演的屈原沉江应节戏、圆明园的福海赛龙舟等。乾隆年间，宫廷里也会做一些小游戏，如端午设“粽席”，在用餐之前，以小角弓射粽，胜者先用。乾隆帝曾“朝阳阁里拾端阳，的的榴花绽绛囊。亲教宫娥群角黍，金盘射得许先尝”^②。射粽与唐朝的“射（粉）团”相似^③，只是乾隆时期的粽子更加精致、规模更大了。乾隆有诗云：“粽席蒲觞苓令辰，天中景物一番新”^④。

端午还有采药、储药的民间习俗，各种药也是见于朝廷赐物之列。《梦梁录》云：“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⑤。前引宋陆游《乙卯重五诗》内一句：“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也反映储药习俗。与浴兰、踏百草、悬菖蒲、插艾草、戴符纸、佩香包等方式驱五毒等关联，采药、储药同样是为了保健而传习下来的习俗。这些习俗使得端午节成为最具“药味”的一个节日，承载了先人在观察与顺应自然过程中所积累的生存经验。

端午的来源与习俗，当然不止上面的几项，本文只是撷取几个有趣的内容加以介绍。明清时期，端午节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我们不妨在《余有丁帝京午日歌》中找一找，看哪些习俗今日仍在沿袭、哪些已经消失，来体会端午节的习俗活动和人们的历史择从吧：

“都人重五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锁当胸符当髻，衫裙簪朵盈盈新。长安街道人人趋，三条九陌无断尘。赤日中天万户动，稊藤清道骑官从。高肩大轿风奔驰，五侯七贵相迎送。陌上相望不相知，络绎追寻海子湄，隐隐朱楼围翠幙，深深金谷驻檐帷。买笑追欢日不足，喧过通衢喧水曲。蹋归百草毒可禳，系出五丝命可续。结缕仍将艾叶悬，祓祥却把兰汤浴。我来戚里列侯家，眩恍疑乘天汉槎。画壁丹楼池砌白，朱鱼翠鸟绮疏斜。竟日淹留天欲暮，纷纷轩驷红尘度。公子王孙合沓归，摩肩击毂忘来路。人生行乐须及时，汨罗之人非所为。”（图7）^⑥

^①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条，中华书局，1959年，第790页。

^② [清] 高宗弘历：《题十二月宫词画幅二十四首（其九）》，《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卷十二，清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刻本，叶1b，哈佛燕京图书馆藏，T 5476.383。

^③ [五代]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作“射团”，中华书局，2006年，第29页。《岁时广记》卷二十一也有辑录，做“射粉团”，丛书集成本，第237页。

^④ [清] 高宗弘历：《五月朔日奉皇太后御园宴赏之作》，《御制诗二集》卷九，叶16a，哈佛燕京图书馆藏，T 5476.383b。

^⑤ 《梦梁录》卷三，第22页。

^⑥ 《宁波余有丁帝京午日歌》，《帝京景物略》卷二，明崇祯刻本，叶58b、59a。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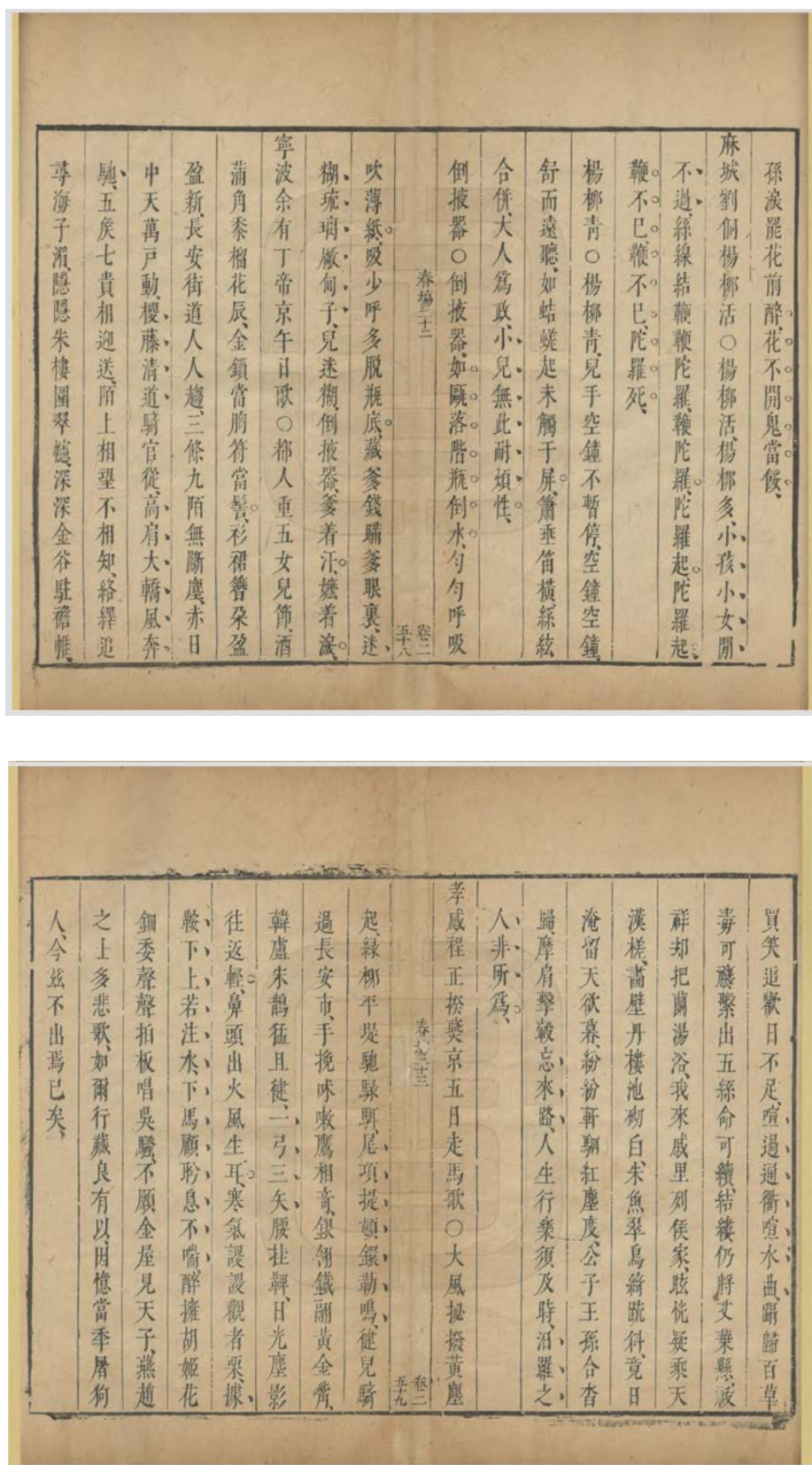


图7 《余有丁帝京午日歌》